

珍珠衫



中華書局出版



珍 珠 衫

满永振

责任编辑 王国全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

河南 博爱县 印刷厂印刷
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6.625印张 135千字

1988年4月第1版 1988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24200册 定价: 1.60元

ISBN7-80538-038-4/I·21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新编话本小说。

大明嘉靖年间，奸相严嵩炮制“玩寇殃民”一案，总督雷洪被斩；兵部侍郎苏俊据理力争而监毙天牢；户部尚书程忠因与苏俊系儿女亲家而受牵连，怕死屈节，得以活命，罢官归里。三年后，苏俊之子苏玉常从四川成都千里迢迢到山东程府投亲，途中被其仆邱保所害。邱保劫走银两、马匹和定亲信物珍珠衫，冒名顶替，前往程府招亲。苏玉常侥幸未死，长途跋涉，历尽艰辛，在婚礼这天赶到程府。程忠对真假苏玉常心明如镜，但因觉苏玉常乃犯官之子，前途无望，借故退亲。苏玉常愤写退婚诗，进京赶考，并联络朝中忠臣，谋划倒严之策，终于成功：二严被参倒，苏玉常得中状元，与忠贞不渝的程秀荣结成百年之好。

小说所塑造的人物栩栩如生，无人工雕琢痕迹：苏玉常的直正，邱保的阴毒，程忠的无情和媚态，雷景云的侠胆，程秀荣的痴情……皆通过情节的发展得以鲜明的展示。作品情节生动曲折，跌宕有致，语言流畅。是一部文学性、娱乐性和教育性溶为一体、可读性很强的佳作。

目 录

- 第 一 回 走临清邱保投亲
宴花庭程忠试才…………… (1)
- 第 二 回 香花寺老衲识孤秀
清风镇恶霸伏双雄…………… (26)
- 第 三 回 痴小姐因痴患病
假公子以假逼婚…………… (51)
- 第 四 回 苏玉常愤书退婚诗
老程忠阴施连环计…………… (77)
- 第 五 回 扑朔迷离雷景云陈情
杯弓蛇影程秀荣进京…………… (103)
- 第 六 回 雷小姐巧盗机密札
邹御史善划倒严策…………… (128)
- 第 七 回 绵绵情不尽，侠女好义系红线
昭昭罪应得，贼臣专横戍边陲…………… (153)
- 第 八 回 树倒猴散渠贼授首
冬去春来状元招亲…………… (180)

第一回

走临清邱保投亲 宴花庭程忠试才

词曰：

几度春花秋月，
几曾软语轻声？
何来青山横春水，
更兼暴雨狂风！

难怪以物定情，
难说海誓山盟，
雪融冰消冬去也，
依旧柳绿桃红。

开章几句《西江月》，虽然辞义泛泛，道不出什么奥理隐哲，内中却引出一段曲曲折折的情缘。人或说，此等说部，开章便知底里，无非是郎才女貌，爱好结亲，但好事多磨，到头来，必定又是男女团圆，妇随夫贵，皆大欢喜。其实，哪能如此简单？须知这情缘乃人类社会之所以构成的基因之一，

古今中外，概莫能废。况世态炎凉，人情厚薄，秉性殊异，各有所求，便生出许多故事来。偶遭不幸，虽有亲旧，视同路人者比比皆是。若是权奸当道，无端得咎，祸及家族，亦非鲜见。一朝得雪，阖家团聚，冤冤相报者有之；奇冤难解，终成绝世悲剧者亦有之。诸如此类传奇故事，如能从中多识得几人的心肝面目，多悟得几层人生世故，亦不可谓无益。这部《珍珠衫》所述男女主人，生途坎坷，命运多蹇，阴差阳错，闹出许多波折。但自来好有好报，恶有恶报；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是非曲直，总有水落石出之时，终于各遂己愿，各有所得又各有所悟。读者不嫌絮烦，且在饭后茶余之时，看个究竟，或者能品出一些味道来。

闲话少叙，书归正传。

且说大明皇朝，嘉靖年间，皇上昏庸，一味求道成仙，政事荒疏，权奸当道，严嵩父子把持朝政，造下许多忠良之臣的不白之冤。单表浙江总督“玩寇殃民”一案^①，哄动朝野。总督雷洪有功反被诬陷，落得满门抄斩，只有一双儿女侥幸出逃，浪迹江湖。兵部侍郎苏俊据理力争，又被涉嫌坐罪，监毙天牢，留下孤儿寡母逃回成都老家。此外，又以抗倭^②“旷日持久，靡费军饷”的罪名，株连户部尚书程忠。一时间闹得满朝风雨，人人自危。本来，福建、江浙沿海一带倭寇为患，如今功臣被戮，倭奴更加猖獗，外患未平，内忧更烈，好端端的一个大明皇朝，闹得江河日下，人心浮动，有志之士不能申其志，有才之人不得展其才，朝野上下积怨于严氏父子，恨不能啖其肉剥其皮。这且不提。

却说这户部尚书程忠，官高位显，名声甚大，实乃一个才大气短、胆小骨软之人，在朝政日废的年月，不思秉正除邪，唯图圆滑应事，左右逢源，明哲自保。雷洪被斩之日，苏俊连坐之时，他早已吓得骨软筋酥，言行之间生怕与自己有甚牵连。却不料怕处有鬼，果然听说有人拟本参革。程忠既不敢据理力辩，又不愿束手待毙，进退两难之间，少不得忍气吞声，委屈求全，连夜拜见阁老严嵩，低三下四地请其周旋。他原想如此折腰足可躲过此劫，却不料仅仅保住了身家性命，罢去尚书之职，不得不卷起铺盖，回到山东临清州为民。这程忠在罪名未定之时，为保官活命，不惜卑躬屈膝，一旦罢官为民，反而整日长吁短叹，怨天尤人，常常自我喟叹：可怜年方五十，正值报国年华，即被削职为民，一腔忠忱，唯天可表，满腹经纶，泯于林泉！临清州虽非穷乡僻壤，怎比得京师繁华？这且不说。虽然程忠为官多年，家大业大，有男仆女婢，有楼台亭榭，况有士子名流为伍，或吟咏答对，或谈经论史，但毕竟今非昔比，在人们心目中不过一个遗老名士而已！更有甚者，如今年及半百，膝前无子，只有一个女儿，后顾之忧，与日俱增。

提起这如花似玉的女儿，另有一番惆怅萦结程忠心头。原来，程忠与兵部侍郎苏俊，乃是同榜进士出身，二人在朝奉君多年，遂成莫逆之交。苏俊有一位公子，名叫玉常，少小聪颖，无书不览，跟程忠的女儿秀荣又是同庚。两家交好结亲，真是理想的一对，天生的一双。这桩亲事，因是程忠亲自登门相求，并以家传至宝珍珠衫作为信物，苏俊哪有不

允之理！就此，程苏二位好友，又成了门当户对的亲家，两家老少各自遂心如愿。哪料事出意外，为着严党炮制的“玩寇殃民”一案，苏俊坐罪，打入天牢，玉常随母亲仓皇回到四川成都；程忠也受株连削职，携女回到山东临清为民。好端端的一对姻亲，分开在千里之外。后来听说苏俊死在天牢，苏家犹如大厦折柱，不可收拾。程忠暗想，苏俊身获大罪，如今一死，昭雪无望，即便昭雪，人已作古，已非往昔可比，儿子苏玉常还有多大前程？程门不幸，已是抱恨终日，再有这么个罪臣之子的女婿，岂不又误了女儿的终身！为着这门亲事，程忠着实后悔，日夜不安，多次同夫人和女儿商量，想辞退这门亲事，给女儿另择佳婿。夫人倒无话可说，偏偏这个娇生惯养的女儿秀荣，十分任性，誓死不从。居家回到临清，转眼三年过去，秀荣已年长到二十；四川成都府与山东临清州，千里迢迢，苏家又杳无音信，更是急坏了程忠。他再次规劝女儿，说是苏家已无指望，你又这般年岁，等到何年何月？凡事都应从实处着想，与其空等，不如就此断绝这门亲事，另择名门。秀荣一听此说，也就斩钉截铁，直言不讳，说道：“从古至今，儿女婚事，当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。父亲既然以物定亲，女儿定然要指珍珠衫为婚。苏家不幸，也是女儿不幸。苏公子是好是坏，是富是贫，女儿义无反顾，铁心从一而终。即使苏公子不幸亡故，必定遵从父母之命再择他婚，也要指珍珠衫为凭。万望父亲以女儿名节为念，不夺女儿之志。果若父亲苦口以改弦易辙相逼，女儿只得甘蒙不孝之名，一死尽节！”程忠只此一个女儿，

爱如掌上明珠，听了女儿明心明志的肺腑之言，怎敢再说下去？也只好忍气吞声，听天由命作罢。为着女儿，还得千方百计地打听苏家音信，无论如何，只要有人在，有珍珠衫在，完却这门亲事，了却这桩心愿，至于久后如何，两眼一闭，也不再多作计较。

且说这临清州，虽然比不得京师省城，但在山东境内，也算得一座名城；地连京华，人烟稠密，商贾往来，生意兴隆，倒也是个热闹的地方。时至春末夏初，小麦吐穗，野花飘香，风和日丽，景色宜人。这天上午，临清州城西郊的官道上，往来行人之间，有一匹菊花青大马，马上骑着一位年约二十上下的青年公子。这公子眉清目秀，头戴绣花儒生巾，身穿粉红长领衫，腰系米黄双穗花结丝绦，一看便知不是哪家官宦之子，就是一个初有功名的文人秀士。只是仔细看来，这公子似有一些心事，神色迷离，不住左顾右盼，一手握着缰绳，缓缓走进城来。

城内，各色生意门面鳞次栉比，男女人等，摩肩接踵，熙熙攘攘，川流不息；摊贩叫卖，酒楼划拳，人声杂沓，热闹异常。骑马公子拥拥挤挤，来到一座茶馆门前停住。茶馆招待一见，判定是一位有钱的主顾，满面堆笑，立即迎了上来。

“请相公下马来！本茶馆内有单间雅座，龙井、毛尖、碧螺春、老君眉，还有新到的安徽祁红，名茶清泉，任公子挑选品尝！请！请相公下马光顾！”

这公子微微点头，并不下马，只在马上斜身问道：“多

谢美意，改日定当登楼品茗。请问招待，临清州告职归郡的户部尚书程忠大人府上在哪里？

茶馆招待听说找户部大人府第，知道这公子有些来历，不敢怠慢，连连近前两步，用手一指，说道：“相公朝前直走，过了十字大街往东，再过一座城隍庙，向前不远，有一座北朝南的雕花砖砌牌楼，便是程老爷的府第！”

公子听罢，也不道谢，只随手扔下两枚铜钱，催马正东而去。

茶馆招待弯腰拾起铜钱，一看竟是国朝金黄剔透的《永乐之宝》，喜之不尽，望着骑马公子的身影，连声夸道：

“问句话儿也给赏钱，好大的气派！”

骑马公子看似见过许多世面之人，城内各色热闹并不留心，径直穿过十字大街，来到城隍庙前，只见庙前广场上黑压压一大片人，不住连声喝采，方才停住马头，向广场内看了一眼。广场人圈之内，原是一个汉子并一个少女在开场卖艺。只见二人单枪对双剑，劈刺挡架，辗转腾挪；枪如玉龙滚身，剑似白练飞舞，引得围观人众齐声叫好。公子无心细看，催马再向东去，不远，果见一座精工细雕的彩绘牌楼，飞檐翻卷，勾心斗角，四角铜铃，迎风叮当；黑漆大门，黄色乳钉成排，门外左右，一对石狮张牙舞爪。两个青衣男仆，分坐在石狮两边相对闲聊。公子自度，此处气派与众不同，大约就是程府，稍作犹豫，遂翻身下马，走近前来，问道：

“敢问这里可是程老爷府第？”

“正是户部程府。”两个家人见来人气势不凡，连忙起

身相迎。其中一个看似管家的问道：“请问相公是哪里贵客，到程府何事，容我等回府通禀。”

“烦请通报程老爷，只说四川成都府苏玉常造府投亲。

“啊呀！原是苏姑爷来了，小人不知，多有怠慢，姑爷恕罪！”

听说是苏公子前来投亲，二位家人惊喜不迭，连忙上前施礼。

“罢了！不必如此，速去禀报便了！”

一个家人转身进府通报，另一个家人过来接马。公子随手将马鞍上的一个小小包裹取下，珍重地挂在左肘之上。

两个家人进府之后，公子目睹这深宅大院，感慨之间，心中却犯起愁来。按说，这公子千里投亲，眼前就是岳丈府第，好事在即，本该满心欢喜才是，哪料一见家人回府通禀，一时间反倒神魂惊慌，踌躇不定，心跳如鼓。你道为何？原来此人并非公子苏玉常，乃是苏府的家人邱保。

家人邱保，以李代桃，以奴充主，一旦来到程府，自然心神十分不安。其间因由，还须从头说起。

当初，兵部侍郎苏俊，牵涉“玩寇殃民”一案，明知此案纯属捏造，纵然舍死力辩，无奈案出严党之手，严嵩、严世蕃父子专横朝廷，意在清除异己，一时间难以剖明。因此，苏俊在“奉旨缉拿”之前，便对夫人张氏说道：

“辛勤奉君二十余载，本想精忠效力，鞠躬尽瘁，怎奈蒙此不白之冤。事已至此，严嵩老贼必不善罢甘休，不日即将讨旨缉拿。祸已及顶，我已置之度外，但不忍居家惨遭毒

手。与其全家罹难，不如趁此时机，你母子即刻离京，返回故里。如能躲此一劫，也是苏门不幸中之万幸。万望夫人为苏门后世着想，听我一言，火速离京。”

张氏夫人含泪道：“老爷肺腑之言，妾身安有不听之理！怎奈老爷果然身陷囹圄，无人照看，设若含冤被斩，孤魂游离，暴尸法场，我母子远在天涯，于心何忍！”

苏俊强忍悲恸，安慰夫人、儿子，道：“你母子不必以我为念，想来不至如此结局。天眼不开，人眼必见，千古奇冤，终有水落石出之时。玉常年已十六，且喜学业有进，故乡成都，家虽不富，尚能温饱，如能发愤攻读，久后仕途有望，当为父辈伸雪沉冤。如此，我即遭贼毒手，也将含笑九泉！”

一席话，说得张氏母子心肝俱裂，夫妇、父子抱头痛哭一场。还是苏俊强忍泪水，命他母子不可延误，即刻登程。张氏母子这才拜别苏俊，收拾行装，由家人护送，匆忙伪装，当天逃出京城。

张氏母子逃回四川以后，张氏为丈夫的死活，为儿子玉常的安危，日夜提心吊胆。所幸三年以来，虽不得丈夫真信，家里并无大的变故。且成都府棋盘大街苏门旧居，家产依旧，所有亲故亦能体恤照看，张氏勤谨持家，尚能过着安生的日子。玉常谨遵父母之命，刻苦攻读，学业大进，头年入庠③，又过一年，秋闱④中举，张氏心中暗暗喜欢。直到未这年年底，方由苏俊的生前好友探得确实消息，告诉张氏夫人，才知道丈夫已经监毙天牢。又道：“苏大人案情

结，即含冤死去。严嵩父子本欲斩草除根，因有一班忠良掣肘，方不致株连全家。”张氏母子痛哭之后，只得在家设灵祭奠，遥慰忠魂。同时也为玉常不致株连放下心来。

冬去春来，苏玉常已经年满二十。张氏为丈夫之死，悲痛已久，心情稍安，便把心操在儿子玉常身上。张氏想到，当初苏程二家联姻，只为徒遭冤狱，拖至今日，尚未成亲。如今既无大的变故，玉常又已中举，何不趁此让他山东投亲，了却这桩心事，然后全力求取功名，一可重振家门，二可为父申雪。母子商量妥贴，苏玉常带上程府订亲的信物珍珠衫，并让书僮邱保跟随，拜别母亲，离开成都，奔赴山东而去。

书僮邱保并非苏门家生奴才，无父无母，无家无业，自幼便成了黑道上人物的一个钓饵。江湖上黑道人物各色各样，其中一项，便是豢养孩子作为钓饵，以养家糊口为名，将孩子卖与富家为奴，然后伺机逃走，带到别处，再卖再逃。邱保十五岁时，这营生已经干了四年，恶习已成。这年再卖时，偏偏为苏俊的家人买下，带至京师；侯门深似海，邱保决计是无法再逃的，因此便成了苏府的家奴。苏家出了横祸，邱为年已十八，当然是知道此祸深浅的。他随夫人、少爷回到成都，自知苏家从此将要败落下去，虽无重操旧业之意，也日夜打算另谋出路。只是自己卖身为奴，另谋出路，谈何容易！好在苏家乃是名门大户，吃穿用度不愁，自到成都之后，由杂役改为书僮，乐得每日跟随少爷，或书房伴读，或伺候会文，比起杂役来，倒也清闲自在，另谋出路之想也就渐渐没落。

这邱保自幼聪明过人，虽不曾读书，却有些歪才。人常说，“近墨者文”，平时跟少爷在书房伴读不说，每逢玉常与友人相聚，或讲经，或吟诗，或答对，耳濡目染，邱保却记得几句诗文，几副联语。至于宾客应酬，邱保在兵部二年，在成都又跟少爷三年，见多识广，自不在话下。加之邱保口甜如蜜，办事利索，玉常母子以有这个得心应手的家人，确也称心如意。此次玉常山东投亲，让邱保千里相随，正是觉得邱保机灵可靠，没有什么不放心的。

却说苏玉常多年闭门读书，少年得志，弱冠中举，却从未离乡远游。今奉母命，山东投亲，有此机会，得见世面，少壮之心，不亦乐乎！当日苏玉常拜别母亲，带上行囊银两及珍珠衫，身骑菊花青马，邱保在后，徒手跟随，主仆二人，晓行夜宿，沿江东下。一路上，巴山蜀水，果然不负所望。只见万里长江，奔流滚滚，惊涛拍岸，浊浪排空；山岭逶迤，峰峦叠嶂，怪石嶙峋，气势磅礴。“何当共剪西窗烛，却话巴山夜雨时”。虽然路途劳顿，有此大好河山，壮丽景色，又“西窗剪烛”在即，须知此时此景此情，兴奋之心，溢于言表，竟不觉一丝的疲倦。

主仆二人，从东北出川，进入湖广均州境内。次日，原应继续东下，经襄樊至光化，再北上至河南邓州，不料迷失路径，误入河南淅川境内。按说，走淅川经南阳，这条路也不为错的，只是淅川多山，道路崎岖，哪有东路平坦？但既已至此，不便折回，只好穿山越岭，出淅川，入南阳，主仆问路已毕，打算这日夜至香花寺投宿。不料，偏偏又遇见三

月春雨，路窄道又滑，拖泥带水，误了行程，直到夜幕低垂，还看不到香花寺院。但见荒山秃岭，杂草丛生，左不靠村，右不邻店，前边一片荒黑。主仆二人正在为难之际，隐隐可以看见前边山坳处，似有一处庄院。二人赶到一看，哪里什么庄院，却是一座破旧无人的孤庙。此时，雨虽暂住，已近二更天，舍此孤庙，又到哪里安身？二人小议一番，不得已，只好在此孤庙一宿。

主仆二人，牵马走进庙院，只见院已不成为院，西边半壁断垣，东边两间厢房也已倒塌。邱保将菊花青拴在正殿檐前的木柱上，走进大殿，无灯无火，令人毛骨悚然，且喜雨过天晴，房顶几处露天，借着昏黄月光，尚能分辨清楚。殿内几尊泥神，个个彩塑斑驳，少头断臂，不是万不得已，即使白天，一人进此庙内也感失魂丧胆。殿内蛛网碰面，地下许多积水，霉污呛人，只有西墙前边，尚有一席之地无水。邱保摇头叹气，道：

“少爷进来看看！噫！殿里只有这块肮脏地方无水，怎能住宿！”

苏玉常本是风流倜傥、不拘一格之人，殿内破旧肮脏全不在意，随口应声答道：“在家千日好，出门一时难，今天真也应验了的。且喜这里十分清静，有诸神伴佑，就在此地住它一宿何妨！”

“好！只该如此的了！”

听少爷如此说，邱保便出去把马鞍上的包裹银两解下，拿进殿内。主仆二人脱去已被雨水淋湿的外衣，席地而坐，

背靠山墙，阖目而睡。

暮春三月之夜，又加方下新雨，荒山野岭之间，仍是十分寒冷。苏玉常内穿薄袄夹衣，仍不足以御寒，瑟瑟缩缩。想苏玉常乃福生福长的宦门公子，何尝受过如此之苦？然而终因鞍马劳顿，跋山涉水，疲惫不堪，即便如此无床无褥，和衣坐地，瞌睡还是胜过寒冷，两眼一闭，一阵瑟缩之中，也就进入梦乡。

少爷苏玉常如此这般地睡下，书僮邱保更有何说？他坐在地下，背靠砖墙，两手反扣，垫在头下。出于他的本分，还想到可气又可笑，只因少问了一次路，才落到这个鬼地步，人又累又饿不说，菊花青也得陪同受罪，眼看这一夜，它是不会安生的。

邱保正欲朦胧入睡，鬼使神差地使他竟然想起幼年时的黑道生活来。大约因为五年多没有住过破庙，今晚一宿，竟和从前一般，很自然想起旧时的日月。旧时黑道上的买卖，总以破庙为家，不费吹灰之力，便可得到银两钱财，虽然伤天害理，但能乐得吃吃喝喝，逍遥自在。他把旧时的生活同现实的生活比较，感到生活安定，吃穿不愁，比旧时要好；但是，受人驱使，终生为奴，就不如旧时自在……突然，“笃笃，笃，”菊花青在殿前以蹄刨地数声，打断邱保思路，不觉心惊肉跳，毛骨悚然。他突然想到：此处及荒山野林，定有不良之人出没，倘若今晚遇到贼盗，我主仆即不杀头，马匹盘川尽失，举目无亲，难免遭受飘泊之苦。想至此，不觉伸手将身边的包裹银两，压在两腿下边。哪料，当邱保伸手触

动包裹时，一件异物，使他心中陡然产生一种欲念。他紧紧抓着包裹，一时间疲劳全消，睡意全无。“好宝贝！”邱保心里一阵发慌、惊跳！他有些害怕，但这种欲念偏偏缠住不放。

邱保强自镇定，屏气敛神，把心中飞闪的欲念反复琢磨，不到顿饭功夫，终于痛下决心：与其为他人作奴作仆，何如自寻出路？与其在此荒野遇上刀客，遭贼毒手，何如自盗之后远走高飞！量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！趁此时机，将苏家小子害死，即使无法掩尸灭迹，在这距成都千里之外的荒野孤庙，有谁识得？此时，现有马匹银两，足可在被人发觉之前逃之夭夭；更有瑰宝珍珠衫，亦能冒充苏玉常，前去山东投亲。苏玉常已死，程忠父女识得珍珠衫，识不得邱保，到那时，我邱保岂不富贵荣华，一步登天！况苏俊已死，留下一个孤寡婆子，如何追得此案？如此这般，曾为人奴的邱保，就可摇身一变，拥妻抱妾，呼奴唤仆，快乐一生……

几年来的宦门生活，无可否认，邱保在理智方面有一定的进益，因此，在决定如此重大行动之前，确也想到另一方面情景：苏家待己不薄，夺财伤主不仁；少爷为人宽厚，无端杀死，冒名认亲不义。但是，实利就在眼前，垂手可得，失此机会不忍。利欲终于占着上风，一切伦理、道德、人情、国法均不为顾，天网恢恢，或者侥幸可漏。为了一生享用，邱保下了决心，豁了出去！

邱保盘算已定，侧身细听，苏玉常困乏已极，推叫不醒，心中大喜，真是天遂人愿。邱保翻身坐起，解下腰带，两只